

为何地震后十年才写《云中记》？ 阿来出新书剖析心路历程

悦读

□□
口碑甚高的长篇小说《云中记》是阿来继《尘埃落定》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一部重要作品。它以汶川地震为背景，讲述一个三百多人的村落因为地震伤亡一百余人，面临地质隐患需要整村搬迁。然而村里祭师总是惦记着那些死去的人，最终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去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。



《以文记流年》

阿来亲历了汶川地震，目睹过令人震撼的场面，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，也亲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。但为什么在十年后才开始创作这一题材？

3年过去了，阿来回答了这个问题。2021年4月，在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阿来散文随笔集《以文记流年》中，有“关于《云中记》，谈谈语言”“不只是苦难，还是生命的颂歌”两个篇章，专门剖析心路。

阿来写道：“之所以在汶川地震十年后，我才动手写《云中记》，并不是因为我缺少材料，没有故事，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，而是因为某辛所说的‘腔调’尚未被听见。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，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。

在至暗时刻，让人性之光，从微弱到明亮，把世界照亮。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。要写出这种光明，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。必须雅正庄重。必须使情感充盈饱满，同时又节制而含蓄。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，发出声音，如颂诗般吟唱。

我想我基本上做到了，三个多月，每天持续的写作中，语词们都应召而来，它们都发着微光，把来路照亮。它们都来到了，它们自己放着光，把彼此映照。我用它们建构一个世界，它们集体的光，把这个世界照亮。这些光亮不是来自外面，它们是从里面放光。”

《以文记流年》由“云中记”“读书记”“出行记”“怀人记”“鉴赏记”“品酒记”“演说记”七个部分组成。在这些作品中，阿来充分展现他的多元才华、学识、情感世界及日常生活。

在“怀人记”中，他写前几年因病去世的出版人——《清明怀吴鸿》；在“品酒记”中他写《川酒颂》；在“演说记”中，他写《士与绅的最后遭逢——谈谈李庄》。在《回首锦城一茫茫》中，阿来为杜甫在成都的日子写了一部诗传。作为杜甫的“迷弟”，阿来用深情细致的文字将杜甫在成都的心路历程给予剖析和描摹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马伯庸：写作最重要的是知识储备



马伯庸

继推出《古董局中局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等备受喜欢的作品之后，马伯庸再推长篇历史小说《两京十五日》，这也是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后又一个备受影视圈追捧的优质题材。

4月10日下午，马伯庸来到位于成都科华路王府井的轩客会书店，做了一场读者分享活动。他透露，《两京十五日》正在被影视改编，目前处于打磨剧本的阶段。此外，非虚构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的影视版权也卖出去了，他还亲自写了剧本，“这是第一次写剧本。因为这部作品很特别，我觉得自己写剧本，会更合适一些。”

马伯庸多部作品的历史背景都是明代。他坦言对“明代尤其感兴趣，因为这个时代里有很残酷的地方，也有很有趣的东西。而且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刚刚接触，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。”

不过，他正在写的新作中，故事背景不是明代，也不是他最喜欢的三国，而是在近代，“清末民初，而且是在医学领域。”由于没有医学背景，他还边写作，边自学医学知识。

善于在真实历史中“考古”出文学线索的马伯庸，在70万字的《两京十五日》中，利用《明史》上一段仅40字的历史记载，结合关于明朝各方面的历史考据，合理推演出一段朱瞻基15天从南京回到北京的惊险故事：

大明洪熙元年，当朝太子朱瞻基的宝船在南京秦淮河畔被炸沉，天子病危消息传来，一场横跨两京的惊天剧变令太子踏上了疯狂的极速之旅。他必须在15天内跑完两千两百余里路，从南京赶至北京去拯救自己，拯救大明。朱瞻基负伤不宜长途骑马颠簸，坐马车又太慢，唯有水运，可以千里不停。最终由捕快吴定缘、小行人于谦、女医师苏荆溪和太子组成的四人小组选择了水运，也就是沿着大运河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。

对话

写作的秘诀是谦卑和开放的心态

□□
马伯庸多次来成都，特别喜欢武侯祠。这次他还特别去看了一场三国文化展览。在读者分享会之前，封面新闻记者对马伯庸进行了专访。



马伯庸与读者合影。

封面新闻：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到《两京十五日》，都是在写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发生的事情。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？

马伯庸：古代社会的时间节奏很慢。我就想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，有一个突破。所以，就把现代的时间节奏放在古代社会，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。这两部小说就是这种尝试的成果。

封面新闻：《两京十五日》是你在阅读《明史》时，被一段仅40字的真实记载所启发，写成的小说。里面有大量的情节、对话等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描写，你是怎么想像出来的？

马伯庸：坦白说，对我而言，在写作中，想象力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充分掌握并获得足够的历史资料。像这部《两京十五日》里虽然有虚构的情节，但历史逻辑都是真实的。当时的人，骑着怎样的马，走过怎样的路，京杭大运河上他们走的路线是什么样子，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我在史料里发现的，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发挥。所以，写作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知识储备，而不是只靠灵光一现。

封面新闻：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改编成影视作品取得了很大成功。这会不会导致你在写《两京十五日》时，会想着更有利于影视化去写作？

马伯庸：完全没有想着要更适合影视改编的需要去写。在影视圈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所有的戏中，水上是最难拍的，也是非常费钱的。我这个小说的故事内容，几乎全部发生在水上。如果我要照顾影视改编，就不会这么安排了。

封面新闻：《两京十五日》在名字上，感觉跟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有延续性。这是特意为之的吗？

马伯庸：我原本不想用“两京十五日”这个书名，免得大家误以为是“长安十二时辰”的延续。但是后来综合考虑了一下，“两京十五日”确实能够恰如其分地点出故事的时间感，而且浅显易懂，也就使用了。

封面新闻：在写《两京十五

日》时，感觉最难的地方是什么？

马伯庸：小说里的主场景是在京杭大运河。为了写这个小说，我还特意走了一趟京杭大运河。最难的在于，要把明代京杭大运河沿途每一个城市的风貌特点写出来，其中有哪些不一样，要写得让读者信服。

封面新闻：你非常善于从历史掌故里获得创作灵感，写历史小说，而且创作力源源不断，这种本领是如何炼成的？你有什么秘诀？

马伯庸：谦卑，开放的心态。谦卑，就是要知道自己知道的还很少。除了要阅读大量的史料之外，还要去阅读现代学者对这些史料的研究成果，多跟业内的专家请教，才能学到很多此前不知道的东西；开放，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观点之中，而要有胸怀去涉猎更宽广的知识领域。比如我很喜欢三国，为了更多了解三国，我不能仅仅读三国的史料，我还要看后汉、南北朝以及明清时代关于三国的相关阐述。这样才能做到触类旁通，很多创新的东西就出来了。我一直认为，灵感除了需要灵光一闪之外，还要建立在大量的基础阅读之上。所以，当你的阅读量足够的时候，很多灵感也往往不请自来。

封面新闻：2020年有一段时间，你因睡眠困难，决定暂停发微博，休养身体。具体是怎样的情况，现在如何了？

马伯庸：主要是因为脑子一直在运转，过于亢奋。看到什么就想到，这个能不能写进小说。甚至看电影的时候，也会用编剧的视角去分析。这样就很难入睡，勉强睡着了也会做很多梦，梦里的情节也非常曲折，费脑子。有时醒了还会坐起来把梦里情节写下来，准备写成小说。这样怎么能休息好呢？吃安眠药都没啥用。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大概半年。我去医院的睡眠门诊看医生，医生建议我减少接受外在的信息刺激，于是我就把微博暂停了。现在情况好多了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